

許明 編著

中國佛教金石文獻

塔銘墓誌部五 遠金卷

道生

上海書店出版社

許明 編著

上海書店出版社

中國佛教金石文獻

塔銘墓誌部五 遼金卷

遼堂



遼

盤山上方感化寺故辛禪師舍利塔記

遼應曆二年十月

張明

盤山上方感化寺故辛禪師舍利塔記

盧龍軍節度掌書記、太中大夫、兼監察御史、賜緋魚袋張明記。

粵惟開示悟人，四義昭然，達此真乘，深信禪理。心非心所繫，法無法可宣，萬有都亡，一言頓悟。復□□三祇而精進，觀四智以通明，即我感化寺辛禪師者矣。禪師諱智辛，俗姓王氏，金臺三河人也。昔有成周，而分玉胄，慶流緱嶺，世保淮源。祖讓積德弥高，厭榮不仕，父從遺風，益著，守道居閑。禪師氣稟淳和，性惟沉靜。爰從佩鞮，便悟出塵。神穎不群，風鑒高邁。糠粃仲尼之典，錙銖老子之言。考彼兩宗，伏膺大教。年十有五，憤悻違親，禮扃茲寺降龍大師門人徹禪師，落髮金刀，灰心玉剝，精勤求法，夙夜澄神。乾寧一載，本寺依季受具。夏滿遊方，檢聲聞之密行，情深濟物，運菩薩之慈心。訪真侶於江南，禮名山於湖外。一叅□要，悉悟玄機。繇是覽《大藏經》，明諸佛行。回飛金錫，曾屆青州。爲四衆以開禪，乃五侯而請益。歸依轉甚，珍重弥增。禪師泊傳六祖之衣，將付一真之理。故山却返，法席重開。而有達人，請居都邑，寓崇國寺。叅尋若市，來往如雲。禪師去天祿五年仲秋中旬末，絕粒數日，忽尔剃髮着衣，告門人曰：「吾來也久，其去也常，各了真空，共成佛道。」言訖，示微疾，至廿四日坐化。瞑如習之，□似安禪。咸想鶴林，宜歸火葬。至廿九日，幡花□□，道俗悲號，闕葬於燕城之北。碧岫雲愁，寒郊水噎。門人崇德、崇信、崇美、崇益、崇閏、崇廣，弟子瓊習、瓊□、□□等九人，並師資恩重，孝敬情深，絕曾子之漿，泣高柴之血，□□舍利，以應曆二年歲次壬子十月甲申朔廿五日戊申□於茲寺東嶼，起塔供奉。請書琬琰，俱紀

□□□□□□□□□□徽猷而不泯，諸僧□□□□塔闕恩寺闕石匠馬士一刊。《匄齋臧石記》卷四一《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第四五冊四頁《八瓊室金石補正續編》卷五六《全遼文》卷四

碑刻說明：石高一尺七寸五分，廣二尺一寸六分，二十八行，行二十二字，正書。石磨泐。在天津薊縣盤山感化寺。

薦福大師尊勝幢記

遼應曆七年六月

劉贊

上闕約十一字盛□陀羅尼。前攝遼興軍觀察巡官王進思書額并刻字。

上闕約十二字大□敬造尊勝陀羅尼幢記

上闕磁州司馬劉贊述。

上闕約廿一字後來以文武才能燕國闕約廿一字曰：若生女，不可於塵俗□□□□生即大□也□□□□□□□□□□哉。十三樂出家，值太原蓮花寺廣賢尼大德住燕之歲，即禮爲師長。大師□□□□容止可觀，天祐三年，始受學法，將隣二載，乃具尸羅念戒□時□□□□□□□□於時燕□□嘗□□□名聞，近大臣官長，執持禁闕約十二字故司徒令公衣錦晝行，聞名敬喜，齋簡署副闕約卅一字重價，誠難遏於高名。天祿中，闕約十五字闍梨□□□貴主染衣，禮爲和尚，忍草更芳於法苑，慈風轉扇於佛宮。寺衆以□宇惟淺，恐傷瞻敬，請爲殿主，實仗其人。師乃特力添粧，迥謂精粹，聿修厥德，咸與□新。及我后駕幸幽都，躬選名行，敬加師号「薦福」，滿朝自是漸捨衣盂，設僧尼大會，請僧轉《大藏經》一遍，供養洞中羅漢一筵，□□□□北雪南金，又何以比大師之快利也。又造七寶瓔珞及銀如意，上施奉福寺文殊真容。蓋與同伴尼瓊深深參謀焉。然尼先大師之七年歸淨土矣。同心同德，有始有終，且非智力超於群賢，孰能作如是之行願乎？更塑駐蹕寺廊下功德一龕，甚爲希有。暇日忽語侍者曰：「吾觀佛殿，雖親自添補，修飾砌□，尚慮未足爲周備矣。」言訖置之欄楯闕約七字大師惠解懃行□□□□莊嚴者也。於戲！內侍八法，□□□□，死居三

界，即學無學人未離捨，此生成因緣矣。即以應曆七年六月二闕約五字疾，奄化于本院□□堂，春秋□十三，夏臘五十四。門人副員大德承進闕約八字。次曰承□□□□□□□□□□並秀，金石齊堅，稟法無雙闕約廿二字地浹曰依印度法闕約廿四字葬之勝地，金鈴響亮闕約廿三字託刊斯文，行業繁多，直闕約廿字日壬午丁時□。《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一二二《法源寺志稿》《法源寺貞石錄》五五頁《遼代石刻文編》一九頁

碑刻說明：拓本高三尺一寸，八面，面廣四寸五分，各四行，行二十九、三十一字不等，字徑七分，正書。在北京法源寺。

大契丹國推忠奉國佐運功臣鎮國軍節度華商
等州觀察處置等使特進檢校太師贈兼政事令
使持節華州諸軍事行華州刺史上柱國漆水郡
開國公食邑三千戶食實封三百戶耶律公□□

銘并序

遼保寧十一年十月 郭青

故太師令公神道之碑篆額

大契丹國推忠奉國佐運功臣鎮國軍節度華商等州觀察處置等使特進檢校太師贈兼政事令使持節華州諸軍事行華州刺史上柱國漆水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食實封三百戶耶律公□□銘并序

燕臺左街資恩寺傳大教阿闍梨傳教大師賜紫敬賢書，華州衙內馬步軍都虞侯郭青撰。

故太師令公授賜人戶一百八十三戶。詳夫人生於天地之間，稟氣授生謂之命也。故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之以取禍，是故賢人君子知天命之不一，故自礪其身，思沒世而可傳。孝終厥德，安人濟衆，生有

殊功，勒鼎銘鍾，死而冥目，乃君子之福。爲古往今來，先達後進，金門玉闕，授紫施朱，祿食萬錢，位極一品，善惡不恒，患難終始，長恨恨耶，不能致於斯道也。獨有我推忠奉國佐運功臣、鎮國軍節度、華商等州觀察處置等使、特進、檢校太師、贈兼政事令、使持節華州諸軍事、行華州刺史、上柱國、漆水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食實封三百戶耶律公性叶乾坤，氣分嶽瀆，行惟恭簡，漸至神明，爰始及終，躬行不怠。依忠貞而衛社稷，上贊聖君；推仁化以來遠人，下安黎庶。輝煥筋崇，功勒鼎□，□馳頌聲，詞無可愧。生死如一，行不見老，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公諱琮，字伯玉，姓耶律氏，世爲漆水郡人也，與國同宗。且□□□□耶相□□□□□不群體□□□言詞穩約，待人敦厚，恒厭輕佻，進退有常，代推師表。列祖諱勾賭袞，乃大聖皇帝之同母弟也，謀智深博，達於理行，咸推奇德，何所踵焉。肇啟國章，殆興文軌，高□□□，賞罰□□。丕圖所猥之業，守之以道德仁義，播之以禮樂詩書。聚畜蒸民，聖□□事，夙夜匪懈，戮力勤王。復乃秣馬礪兵，躬擐甲冑，蒙犯霜露，跋履山川，而恭陪大聖皇帝，待有道而征無道，改霸圖而興□圖。富有天下，大崇宗嗣，乃公烈祖之勳也。厥後大聖皇帝封建兄弟，賞異衆臣，九錫恩深，百辟奉榮，特殊冠冕，寵以元良，拜爲東丹國左宰相。分城奪邑，非鄭比叔之品流；朱履白圭，真魯周之倫也。烈考諱允，與嗣聖皇帝爲從昆弟，□□□彩，人望遷延，可謂漢水金鐘，不是尋常之器；秦川玉璽，誠爲命世之符。□以富而好禮，貴而不驕，文武弛張，兩途俱美。分茅烈士，東郊未□□於伯禽；木落花雕，西日俄沉於回也。公承祖考之□，故恭而行之，復恐隕墜。公幼孤獨立，亦受艱辛，敦趨庭而垂短髮，無父何恃；思嚙指而旋回轅，有母誰從。多難排憂，唯天是託。家臣僕□，各無同念□□；奴婢貨財，盡屬他人之手。公於是年雖童幼，□□戲及之間，長有成家之意，愚蒙儕輩同得而知。動作有規，閭疑神助，未覽典籍，與道無違。公因靜日泣而自勸，知祖考之德，不可怠而辱□，祖考之家業，不可久而隳之，三事不終，殆爲不孝。□□故發憤忘食，夜不遑寐，乃師古以立身，討六經而修德。敦書閱禮，晉邠屣軌範可親；毀衽易纓，魯昭公童心是悲。卑詞下己，見賢思齊，繩曉□□，鑒而有立。又錙銖戲狎流俗莫親，儼然有不可棄之志。公以心藏巨岳，量

納四溟，弱而持霓，衆返歸輔，招携逆散，家道赫然。公之尚幼，能行斯道以全先人基業也如此。想□賈王孫之徒，周子鄭螭之□，□喻衆暫時多言偶中，尚存傳記，此公成家之□□也。咸謂明月才生，便有六合之色；大鵬未化，俄藏萬里之心者也。公方齡十有五祀，適偶嗣聖皇帝按兵觀釁，問罪中原。□□有鑒無私，恩及有德，擢公爲先軍監師，莫不雄□武□展情深，建□麾旌，奔車摩壘，料敵強弱，進退合宜。先人有奪人之心，無陣不破；出國有取國之計，遇敵皆擒。公之少勇也，又能如□□□也。皇帝飲馬汴河，屯馬梁苑，嗣晉伏罪，犬立□□時。乃發倉廩，開府庫，搜寶器，取珍玩，子女、玉帛、齒革、羽毛。難得之貨，霧集雲屯；稀代之寶，山高嶽積。人競貪取，以實私家，□□□時，略無所取，公之少儉又若此乎！吳祐說蕙苴之嫌，□□匡諫；賈誼受河南之舉，豈解從軍。逮至天授，天順二帝之朝，優遊自得，不拘官爵，恒樂以琴棋歌酒，玩之以八索九丘。雪落西園，□□□□之賦；花開南館，閑裁以宋玉之詩。處宗子之中貴矣。□□之弟，富又富焉，富貴在身，曾無荒怠，泊然澹薄，乃世代之樂天也。自天贊皇帝嗣位二年秋七月，以公鰲柱材高，龍宮種貴，起家□□□□崇祿大夫、檢校太保、右羽林軍大將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及期年，復遷右龍虎衛大將軍，以爲擢列之帥，羽衛乎皇宮。保寧癸酉夏六月，皇帝以公任內既送往事生，偶居無猜，處外可繼□□□□利家國，復下綸綍，重加寵賜。委持使□□郡符，授推忠奉國佐運功臣，昭武軍節度，利巴等州觀察處置等使，特進，檢校太傅，兼涿州刺史，西南面招安巡檢使，契丹、奚、渤海、漢兒兵馬都□□，漆水郡開國伯，食邑七伯戶。旋加左衛上將軍，俾賞□□。公之莅涿郡也，仁政俱行，寬猛兼濟，戢彼干戈，用興民利。况涿郡也，地迫敵封，境連疆場，盜賊公行，天疇時降。內奸外宄，出入難虞，雀角□□，□□猜釁。中是民心不一，詐僞萬端，導行遁逃，聚爲□□。豺狼滿野，地蛇盈郊，唾毒穿鄉，隳殘井邑。邊人畏懼，斥候日警，夫婦男女，不遑啟處。誠無周召之材，伊尹之德，斯郡難於臻與理乎。□□□□仁惠，示之以賞罰，以殺止殺，刑期不刑。上行乎□□□，未三載俄變，效褻□露貞之徒，去獸不殊，功□□□糜草布政優不剛礪百闕用咸不軌闕節，大擁貔貅見門，依時教之禮，讓之以□□。遠結歡盟，玉帛交通須爲政，道路

同處而死同歸，本大禮矣。夫人於是親與長男華州馬步軍都指揮使昌言，次男華州衙內馬步軍都指揮使昌時，季男阿儼奴與幼女少婦，並門生故吏部曲人員，以□□□□事語詢於衆，卜其兆宅，安厝玄宮。以□馬埋□，舊是污俗之禮；楓棺栢槨，宜遵無陋之儀。□予□□□□躡，哀號俯伏承命。夫人便於二三孝子門生故吏部曲人員，親往闕馬孟山□□□峰嶺□，老松古柏，偃亞麟麇。異草奇花，掩蘊荼馥。潺湲清澗，疑行田洗□之川；黛烟嵐，寔□□尋真之地。人心忻樂，生死何別。又何須訪牛眠於陶侶，闕加以疊障，□陽關□□□唯斬□□□交通，真諸侯朝王之象，是三公所營之墟，苟稱人心，誰云不可。保寧十一年春□二月丙寅，夫人爰命植夫馭馳於役，庸賃百工，大營葬事，人蒙恩惠，闕日寬趨□□不演期，封域俄就。其壙也東西五仞，南北七尋，大小方圓，於禮無陋。埋車塗蓋，免夫君子之譏；閉隧懸棺，方稱諸侯之禮。冬十月庚申，舉之以棺槨衣衾，備之以旌旗弓劍，神□□□無不具陳，以禮奉□□□□□。皇帝使宗子來會，贈贈哈螿，以表后親之恩；牛羊犬雞，不廢表紀之數。贈兼政事令，人嘆美終。莫不白馬盈郊，素車滿野。六親執紼，哀聲雷動於九天；百鳥旋空，淚滴□□□草。風雲慘慘，路振皇皇。歌薤露以難停，唱虞殯而調切。嗟呼！玄宮永閤，蒿里長扃，餘□未□，飛塵旋瘞。松繁竹茂，依繫萬鬼之鄰；石壘泉深，掩映千年之骨。神冤蕩漾，功業隆高，生有可鞠，□□□□。欲遣將來君子，望田文以丘隴，臣僕有殊；讀孝父之碑銘，子將無愧。賁也抽詞染翰，才之八字之能；受請見招，不獲一言之讓。因敢直書其事，乃爲銘曰：

乾坤覆載，日月垂光。四時運轉，萬物□□。□□□□，有衰有昌。人行善惡，或福或殃。有君子兮，獨取其富，不取其殃。有賢人兮，自去其衰，而守其昌。公兮精粹，器乃非常。德叶天地，動無不詳。幼孤恃立，祖考寧亡。終夜三省，慎爲□□。□□□□，不敢怠荒。家事理□，盛年堂皇。肇親旒宸，以顯忠良。卒持符節，寧謐邊方。功業赫赫，頌聲煌煌。

南國聽而慕義，舉玉帛而來□。是遇今古，莫之□□，何期□□天上，俄□□□，鰲□俄而闕風□□而鳥欲□□塵□□骨，詠□百鳥，□□□□傳人世，亡□貞魂歸夜鄉。□□□□，地久天長。銷磨

巨獄兮，□□□□□；變化滄海兮，海陸出田。唯我□之□德。

保寧拾壹年玖月叁拾日建丹。號國夫人蕭氏，鄭國夫人蕭氏，長男鎮國軍節度馬步軍都指揮使昌言，次男鎮國軍節度衙內馬步軍都指揮使昌時，季男阿儼奴，孫男和尚奴。長女德師，次女韓六，季女韓迷妃。長男新婦蕭氏，次男新婦蕭氏。故東京留守□都□□□□，資恩寺通寂大師賜紫惠璘，歸空大師賜闕。隨使左都押衙李貞，隨使右都押衙李光，隨使闕。故魏王府契丹都提舉使田亞思，隨使契丹都提闕。馬孟山莊主首李瓊美，凌河莊主首李瓊營□□□□下闕 《內蒙古遼代石刻文研究》四三頁

碑刻說明：碑身高約二二六釐米，寬一二二釐米，厚二七釐米，碑身四面皆刻銘文，計正面二十六行，背面二十二行，右側四行，左側五行。每行字數不一，最多者八十九字，最少者十一字。額三行，行三字，篆書。碑原位於赤峰市喀喇沁旗西橋鄉松嶺之鐵匠營子村，一九七一年毀。

大遼故始平軍節度使□□□□□夫人墓誌銘

并序 遼統和二十九年十月 □行己

故韓公夫人墓誌之銘篆蓋

大遼故始平軍節度使□□□□□夫人墓誌銘并序

□□□□□士□□行己撰。

夫人姓王氏，其先太原郡人□□遼興軍節度副使珮之愛女也。王氏之世族，勳□□□夫□先葬烈考副使□誌□□□□此不□□也。夫人幼而淑善，長乃貞□□識於□絃才迥譎□□容□□□如□□□禮□□□□龍而□□□□□□六□於我始平軍節度使、崇祿大夫、檢校太保、使持節遼州

嗣子紹英，獨懷純孝，慮泯□□，知刊勒□□□□論撰而□□行已□□軍雖□□□□，奈無買馬之才，難遂固辭，□□實錄，謹□□□：

□門生兮承□範，□□歸兮合令式。本宜家兮揚□□，竟□□□□□職。□雄藩兮□□大行，□內助兮良規不忒。伉儷□□□□貞，□□□□兮表德。□豎□□□□情，□□□□而莫□。嗚呼！徵性行而□□□□終，誌□□□而流□□□億。《北京遼金史迹圖志》下冊一三二頁

碑刻說明：青石質，長、寬均七六釐米，三十五行，行三十五字，正書，蓋覆斗形，三行，行三字，篆書。誌石磨泐嚴重。一九八一年六月出土於北京石景山區八寶山革命公墓院內，現存北京石刻藝術博物館。

燃身頭陀贊公舍利塔記

遼開泰九年四月

釋慧鑒

頭陀遺身舍利舌塔正額

佛頂尊勝陀羅尼文不錄

般若波羅蜜多根本真言文不錄

燃身頭陀贊公舍利塔記

右街表白花嚴院講經論沙門慧鑒述。

詳夫運偶休明，人參聖哲。隱行大行，豈萬古以獨能；逆化群機，屬千今之共悉。仰惟燃身頭陀澄贊上人者，命世乘時，隨機控物。生而混跡，愚智莫分；歿而逾神，靈感非一。至若旃檀積上，際五色之雲容；舍利光中，煥如蓮之舌相。振地乃三迴共駭，現身乃數處同驚。凡預見聞，嘆未曾有。粵有在京遼西坊內信士張從信者，早奉慈悲，狎爲蘭室。聞捐身命，造以香山；躬施毫珠，擬充路贖。師乃得而扑躍，良久謂僧瓊素曰：「若後摩尼殿就，慈氏像圓，用此珍奇，以嚴相好。」雖茲付囑，不沐贈留；乃與衆別，遂從

火化。瓊素尋歸竹戶，見在香港區，驚喜交集，髮毛遍豎。因陳齋會，荷此靈通。遇見張公，得言聖跡。公親蒙瑞應，難喻欣怡。特出玉帛，削成石塔。中安舍利，外鏤惣持。冀劫壞以無傷，想佛來而暫湧。所主功德，迺用莊嚴。六種姻親，並益三堅之福；七世父母，咸增六度之因。凡居隨喜之間，盡有解脫之分。時開泰九年四月二十七日建。造塔施主張從信，同施劉氏。祖父銀青崇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使持節昌州諸軍事、昌州刺史、兼監察御史、武騎尉元□，母龐氏。長男吳越長生湯藥都監輔翼，次男奴哥，次男栲栳，次男和尚奴，次男善孫，女祭哥，女藥師女；長男新婦周氏。《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第四五冊二〇頁

《全遼文》卷六

碑刻說明：石四面刻，拓作一紙，高五五釐米，通寬一五三釐米，正書。出土於北京香山靜宜園側。

高麗國原州賢溪山居頓寺故王師慧月光天遍

照至覺智滿圓默寂然普化大禪師贈諡圓空國

師勝妙之塔碑銘并序

遼太平五年七月

崔冲

贈諡圓空國師勝妙之塔碑銘篆額

高麗國原州賢溪山居頓寺故王師慧月光天遍照至覺智滿圓默寂然普化大禪師贈諡圓空國師勝妙之塔

碑銘并序

中樞直學士、宣議郎、尚書吏部郎中、知制誥、兼史館修撰官、賜紫金魚袋臣崔冲奉宣撰，朝請郎、禮賓丞、賜緋臣金巨雄奉宣書并篆額。

恭聞佛道玄微，了一心而即是；禪源澹寂，與諸法以超然。得之者權實都亡，觀之者色空俱泯。而緣

羣生見執，萬種差殊，非階漸無以發其蒙，非筌弔無以到彼岸。縱靈羊挂角，難可追尋；猶師子嘔申，必須方便。故乃無謂有謂，不聞而聞。迦葉臆對于西軋，達摩臚傳于東震。付衣分座，或示信于衆觀；曲尺剪刀，或強名于諸論。師師密授，符契允諧；祖祖相承，綴旒弗絕。洎夫去聖逾遠，光靈漸衰。前覺者瞻之在前，後隨者瞠若乎後。鑿丘求井，都迷阿耨之宗；摘埴索途，盡昧純陀之理。自非空門拂土，季世畸人，將何存意遺言，能得其妙，應機適變，不恆厥居紐。大音之解徽張，脩網之類綱紀。其誰尸者？唯我有之。師諱智宗，字神則，俗姓李氏，全州人也。父行順，抱義戴仁，履謙居寡，愷悌君子，常求福以不回；痾僕丈人，自凝神而有道。母金氏，鴻妻竝譽，萊婦齊名。和鳴美著于鳳占，蕃衍慶標于淑詠。嘗夢金刹一竿，上揆雲端，有龐眉僧舉手指之曰：「此大威德，你可護持。」因即有娠。欲臨彌月，手勤香火，口絕葷腥。脩胎教以惟精，契產經而載誕。師呈姿岐嶷，稟性英奇。爰從襁褓之中，便是風塵之外。松生徑寸，先知構廈之材；江出濫觴，預識涵空之量。年甫八歲，強拋跨竹，擬駕真乘；忽罷弄璋，思探法寶。會弘梵三藏來寓舍那寺，踵門而詫，乞主善爲師，便合投針，容令落髮，方依隅座，未換籥灰，及梵尋泛大洋，却歸中印，既弗同舟而濟，固當送往事居。轉奉廣化寺景哲和尚，更展攝齋，常勤受業，則能師逸功倍，人十己千，青出于藍，其色逾過，石投于水，厥深易臻。衆謂考成，誰云幼學。開寶三年，稟具于靈通寺之官壇，琉璃戒行，三業已清，菡萏慧心，六塵難染。嘗過社省之有青衣，誤取肉櫃中所貯米而炊，俄自顛蹶疾悸，而曰：「我是山神護此上人，汝豈容易弗潔其味乎？」聽者驚恐，爭加禮重，其靈驗多此類也。廣順三年，造曦陽山超禪師，時有侍者僧灑掃法堂，少許地不受水，超問曰：「有箇處水不著，你作麼生？」僧無對，師代曰：「更不要灑，一任掃地。」超公乍聆善應，深識道存，謂若覈篋一言，阮瞻三語，因成偈頌，用播褒稱，美價繇是頓高，賓筵以之咸服。屬顯德初，光宗大王立皇極、崇法門，徵雪嶺之禪，俾伸角妙；選丹霞之佛，明示懸科。師雄入議圍，首探理窟。銜疊雙之絕藝，彰累百之高名。于時，因用夏變夷，正契車書之混；陟遐自邇，競追汗漫之蹤。凡是同年，盡遊西國，而獨知足之足，念茲在茲，靡過虎溪，却爲牛後。未幾，魂交故證真大師

曰：「弗登山，何以小魯？弗觀海，何以狹河？事既如斯，汝宜往矣。」師覺曰：「昔者常啼東請，由聽於神人；善財南求，蓋親於知識。今則時非可失，理與冥符。雖云道阻且長，爭敢人涉印否？六年夏，徑臻轂下，仰告征期。光宗聞入洛之言，日俞懇請；詠于郿之什，親置餞筵。既叙睽離，爰遵跋涉。擊扶搖於九萬，鵬翼橫天；經浩渺於三千，馬銜息浪。得達吳越國，先謁永明寺壽禪師，壽問曰：「爲法來耶？爲事來耶？」師云：「爲法來。」曰：「法無有二，而遍沙界，何勞過海來到這裏？」師曰：「既遍沙界，何妨過來？」壽公豁開青眼，優待黃頭，便解髻珠，即傳心印。故得人親近地，修對治門。時時止飽於醍醐，更無他味；日日唯聞於蒼菊，不雜餘香。默識玄同，神情朝徹。峻豐二年，漸次抵國清寺膜拜淨光大師。光亦開連榻，靡間升堂，思欲伯喈書附于王生，重耳經傳於尹令，尋以大定慧天台教授師。師是彝是訓，如切如磋。那同八月之春，似待九年之妙。雖曾宿覺，尚籍時勤。開寶元年歲杪，僧統知內道場功德事贊寧，天台縣宰任埴等聞師精研慧刃，足可屠龍，敏發玄機，宜堪中鵠，高山仰止，異口同音，請於傳教院講《大定慧論》并《法華經》。師率意而從，當仁不讓。以爲行商告倦，闔示化城；蕩子祛疑，湏開寶藏。矢在弦而旋發，刀引鏡以且成。徐陟貌臺，乍麾塵柄。對三根而賈勇，論六慧以抗稜。足使如堵而觀，折牀而聽。荆渚九旬之講，厥風晟然；南徐百日之談，其塗叢矣。既而睡見本國有寶塔檣天，自繫繩挽之塔，隨力俯仰，又申感故證真大師曰：「汝能得意，胡莫詠歸耶？」乃謂動在隨緣，濟無臭載，若悟式微之戒，遄迴不係之程。三年，攘袂而興，泛盃而渡。己叶易東之志，人稱居右之才。□光宗視以羅什如秦，摩騰入漢。益厚優賢之意，弥敦獎善之仁。初署大師，延請居於金光禪院，末年加重大師，施磨衲袈裟。自後衆所具瞻，滋多兼濟。雖玄玄之趣，桃李無言；而悻悻之流，稻麻成列。名高嶷嶷，譽邁崢嶸。歷代寶之，他皆倣此。故至景宗踐祚，除三大師，賜水晶念珠。成宗朝，遷住積石寺，号爲慧月。淳化中，以特飛芝詔，迎入藥官，請啟高談，冀聞妙義。寧効少林之觀壁，且同宣室之話釐。載寤宸襟，優承寵貺，仍受磨衲蔭脊。穆宗繼承先志，亦締勝緣，顧鶴儀而暫不曠時，垂鴻霈以略無虛歲，累加光天遍炤至覺智滿圓默禪師，贈繡方袍，兼以佛恩

寺、護國外帝釋院等爲住持之所焉。暨今上應一千年昌運，奄撫神圖；轉十二行法輪，恢弘像教。召義龍而雲躍，呼律虎以風騰。崇授大禪師，請住廣明寺，進法稱曰「寂然」。開泰二年秋，有詔曰：「朕聞上從軒皇，下逮周發，皆資師保，用福邦家，斯所以崇德象賢，亦不敢倚一慢二者也。今覩大禪師識超券內，心出環中。灑甘露於敬田，融葆光於實際。摠持至理，開悟衆迷，朕何不師之乎？」羣臣固有異辭，僉云可矣。乃遣亞相庾方，密使張延祐、執憲李昉等，續奉九重之命，往扣玄關，累伸三返之儀，斬開絳帳。師以月讓雖固，天心不移，安能道隱無名，止合趣時貴近，遂因循而應之。然後上親詣拜爲王師，仍獻金銀線，織成蜀錦，法衣、器具、茗荝等，數繁不載。故能禮優勝具，情極尸尊。方推請益之誠，勉盡質疑之問。日改月化，言聞斯行。諸師警效一音，言提万行。篋洪鍾而待扣，響應有緣；臺藻鏡以忘罷，炤通無礙。劑定水而資帝澤，廓真空而導皇風。其利博哉，爲弘濟也。則彼靈裕顯升於國統，誠瓊瑣焉；慧宗稱首於頭陀，是區區者。擬于此際，不可同波。越三年，又加号曰「普化」，皆所謂有大德者，必得其名矣。後以欵遺風痾，綿留氣序。十全參請，尚傳遺類之言；萬乘疚懷，頻致藥瘍之施。有親申謂師云：「夫唯病病，縱曰聖賢；爲是栖栖，何親都邑？况垂暮齒，宜軫歸心。」師聞之，听然而笑曰：「庸詎知安道先生，与命期而始去，淨名居士，因衆疾以且憂。苟未當途，那忙裹足。汝謂予自利耶？盖欲利他之故也。」天禧二年首夏，道之將廢，時然後行。振金錫以告辭，拂衲衣而長驚。沙洲獨鳥，迢迢而飛入烟波；碧落孤雲，杳杳而旋尋洞壑。止于原州賢溪山居頓寺，方閑宴座，未及浹辰，奈因生也有賦，遽欲復於無物。是月十七日，病而彌亮，頤以真泠，謂衆曰：「昔如来以大法眼付諸弟子，如是展轉，乃至於今，今將此法付囑于汝，汝當護持，無令斷絕。吾滅後，亦不得喪訃奏聞，有亂規矩。」言訖示化，壽八十九，臘七十二。是晨也，日慘熅焯，雲愁黯黯。髮鬢之隊，亂叫乎山椒；聲聒之羣，悲鳴乎巖竅。並顯颯然之變，咸興逝矣之傷。門徒慶充等擗踊三號，分崩五內。莫問涅槃之樂，空誣聚崛之香。觀白鶴之林彫，安依芳蔭？卜青烏之地勝，即樹闕宮。以其月二十二日，旋葬于寺之巽隅，禮也。上比及踰時，方聞遺占，念泥洹之何早？懷震悼以偏深。特降蓋臣，代

行禮吊，兼舉易名之典，用光傳法之門，贈國師，謚曰「圓空」。遂立「勝妙之塔」，因命堅儒，俾揚徽烈。臣也詞慙刻鵠，學謝洩鷄。性類族庖，本乏發硎之利；工非大匠，素憂傷手之譏。既奉頒宣，無由遜讓，披文相質，爭符賦客之言；變谷爲陵，庶續高僧之傳。甘同西笑，用効南刊。謹爲銘曰：

悟性爲佛，忘情曰禪。澹乎境界，離彼言詮。測不可測，玄之又玄。執繩易感，摸象多偏。其一。迦葉矢謨，達摩肯搆。默而識之，於是乎就。祖祖奉揚，師師傳授。去聖彌遙，承基漸謬。其二。誰與復者，自有其人。天鍾正氣，岳降惟神。孤標拔俗，偉度超倫。纔從卅歲，即慕弘真。其三。朽宅罷遊，緇流染學。戒律嚴持，辯才卓犖。道在日新，心由宿覺。肄業精勤，存誠真確。其四。遐踰淮海，直詣越邦。騰名講肆，寓目經窓。攻堅不輟，親奧無雙。三乘載輦，四衆皆降。其五。箭重迴舟，珠靈返浦。猶奚入秦，似孔居魯。宏敞法門，獨爲慈父。化洽彌天，仁霑率土。其六。曇花再豔，慧鑑重輝。五朝前席，萬乘摠衣。功周救溺，理極知微。汎若而退，侗然以歸。其七。疊嶂臥雲，幽溪漱石。猿鶴相隨，塵埃轉隔。志籍閑安，時當變易。命也非常，觀之自適。其八。無滅而滅，不終而終。釋網如貫，宗林復空。龜碑乃斲，鴈塔斯崇。累更浩劫，長播高風。其九。

太平紀歷歲在旃蒙赤奮若秋七月二十七日樹。臣僧貞元、契相、惠明、惠保、得來等刻字。《海東金石苑附錄》

卷上

碑刻說明：高七尺八寸，廣四尺八寸，四十一行，行八十字，正書；額題「贈諡圓空國師勝妙之塔碑銘」，六行，行二字，篆書。在朝鮮江原道原州牧賢溪山。

故隴西郡夫人李氏墓誌并銘

遼重熙十四年十月

王澤

故隴西郡夫人墓誌正蓋

塔銘墓誌部 遼重熙